

淵鑑類函

第四函
玉冊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三

人部七十二

奢 僭 寵幸

奢一

原說文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增

書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又世祿之家鮮能

由禮以蕩陵德 又敝化奢麗 又怙侈滅義 左傳

驕奢浮佚所自邪也 又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論語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禮與其

奢也寧儉

奢二

禮韓子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等樽俎

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輅建九

旒輅食器雕琢觴酌刻鏤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

十二尸子桀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

海之鯨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

樂舞於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毛詩序曹風蜉

蝻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倚焉

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增左傳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御

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

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管仲出朱蓋青

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周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叔孫宣子東

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叔孫東門其亡乎侈則不恤匱

匱而不恤憂必及之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

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

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後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

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又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賔出司馬侯言與知伯

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

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原又吳師在

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

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娃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又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戲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爲之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珪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

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怒問焉
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乃
命去車一列子楊朱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
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
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
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
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徧國非齊土
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牆之物也賓客在庭者
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
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

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史記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曾鼎鑊作粥啜之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鑊中斲取焦爛又趙平原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三輔故事秦時奢

汰有天下以來不復是過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
渡以象牽牛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官列女萬有餘人
臺漢武故事帝起建章宮太液池中爲三山以象蓬
萊方丈瀛洲削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
堂階陛用玉璧又爲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
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
珠玉火浣布切玉刀
臺漢書陳遵爲公府掾掾率皆
羸車小馬不上鮮明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
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遵大司徒馬
宮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又王鳳爲

大將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千人僮僕以千百數又張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至四百頃涇渭灌溉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奢淫習知音聲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又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車馬衣服金銀錦繡之物其自奉養極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傳能作黃金

原

後漢書梁冀

爲大將軍權震中外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

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
以銅漆牕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
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駭雞犀夜光璧充實帑
藏名駒龍馬秣於內廄與妻輦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
玉琥珀每游觀池亭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竿酣
謳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
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

增

又桓帝時誅梁冀封單超

徐璜貝瑗左瑄唐衡五人超死後四侯轉橫天下語曰
左迴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
窮極技巧金銀罽毼施於犬馬取良民妻女以爲姬妾

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車而從列騎

原

東觀漢記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瑟好吹笛居
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
女樂 鹽鐵論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
以隋珠發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

秋兔之翰

增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世殖貨財僮

僕萬人貲產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謙卒命迎先
主牧之及呂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進妹爲夫人以
二千人金帛貨幣助軍軍威賴之復振先主後定益州
拜焉安漢將軍弟芳爲南郡太守攜貳迎孫權敗關羽

竺請罪先主以兄弟不相及待之如初

原又劉琰字

威碩封都鄉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
吳志賀齊性奢好軍事所乘船彫刻丹鏤青蓋絳檐
蒙衝鬪艦望之若山 晉書王濟字武子性豪侈時洛

京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

金溝

增

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琉璃器

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飧美異於常味
帝怪而問之荅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 晉書和嶠
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庾覲見曰森森若干丈松雖礫砢
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爲黃門侍郎家產豐富

擬於王者杜預以爲有錢癖

又石崇財產豐積室宇

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豪奢相尚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以示崇便以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御覽

晉書曰外國進火浣布帝爲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帝大慙萬花谷曰石崇爲客作豆

粥每冬擣韭萍薤咄嗟而辦

原晉何劭驕奢有父風

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增晉陶侃

媵妾數千家僅數千奇珍寶玩富於天府石虎起樓

四十丈春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曰芳塵宋

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饋好賓客未

嘗獨餐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膳生有闕自叨忝以

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豐過自此以來一毫

不以負公南史佞幸傳宋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

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

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
瀆東出十里許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
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
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
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
皆如此雖晉世主石不能過也齊書劉峻既藉舊恩
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南史梁魚弘有眠牀一張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
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逢勅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

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炫赫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
夏首李抗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 又
梁徐君倩字懷簡孝嗣孫琨子也爲湘東王鎮西諮議
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
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良辰輒飲
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
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
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 又梁時勳豪子
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羅不能禁
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

直七百萬西豐侯正德樂山侯正則暹潮溝董當門子

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後皆不得其死 又孫瑒字德璉

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
泉之致歌僮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
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
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魏書夏侯道遷好筵宴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
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
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石專供酒饌不
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